

百戰功高黃克強（四）

蔣君章

殺張督者是真將軍

黃克強先生於九月初三日抵上海，夫人徐宗漢偕行。途中電孫先生速匯款，抵滬後又電日友萱野長清購炸藥，在滬又策動柏文蔚、范鴻仙赴南京，運動第九鎮新軍起義，先生以手槍一枝贈柏氏。時長江沿岸各埠，清軍盤查甚嚴，會友黨人張竹君醫師在上海組織紅十字救護隊赴武昌，先生乃化裝看護士混跡其間，乃得安抵武昌。時清政府已起用袁世凱，分由北洋軍馮國璋、段祺瑞統一、二兩軍猛攻陽夏，漢口已被佔一部分，武昌革命軍與漢口北洋軍隔江砲戰甚烈。先生乃僱舢板登岸。時為九月初七日，漢口的劉家廟、大智門均陷敵手。黎元洪聞先生至，派軍樂隊迎於漢陽門，並以「黃興到」的大牌示民衆。羣情振奮，沿途爆竹齊放，民心士氣大振。當晚，先生與黎元洪會談，力主堅守漢口、漢陽，以待各省之響應與援助。黎聽之，即推先生為陽夏總指揮，先生立即渡江，設臨時指揮部於滿春茶園，與北洋軍展開鏖戰。民軍聞先生來任指揮，無不奮戰，即北洋軍聞之，亦互相私議，謂：「是即在廣東欲

殺張督者，乃真將軍也。」其威望之高有如此者。但是先生雖足智多謀驍勇善戰，但其困難正多，綜其要點，約有四端：其一，民軍係臨時招募而來，無訓練，不知戰；其二，兵數太少，先生曾派蔡濟民查點，實在人數僅六千餘人，有一標實際上僅百餘人；其三，黎元洪胆怯，時思棄武昌於不顧，故赴援不力；其四，民軍中缺乏大砲，故火力遠在敵方之下。故先生雖兩度親自率部反攻，仍難挽回頹勢，漢口終於十一日淪於敵手，先生只好退守漢陽。肝衡當前情勢，非下游各省起義，不足以分敵勢而全漢陽。先生乃派章鑑、蔡國光攜手書赴滬，促潘訓初楊譜笙在下游舉義。函云：

「別後抵鄂，敵人已佔漢口之劉家廟，倚租界設立砲兵陣地，相持數日不下。至昨晚風起，漢鎮房屋，中砲火起，全市被毀，我軍退守漢陽，盡力防禦。兵卒多係新招，不能久戰，今已疲乏。幸有湘軍大隊來援及江南各學堂勇士，尚可保捍。弟到此間，雖親戰多次，未能獲勝。亟盼寧皖響應，絕彼海軍後援，則易驅除也。」（書翰墨蹟）

函中所稱的湘軍赴援，即焦達峯在湖南起義成功後所遣之援軍，也是先生防守漢陽的主力。漢口既陷敵手，黎元洪迎先生返武昌，議攻守，田桐等認為漢口之失，由於先生無軍方名義，致民軍多不奉命，乃決定由黎元洪以都督名義，拜先生為民軍戰時總司令，行登壇拜將古禮，以昭鄭重而勵士氣，先生在接授「戰時總司令黃」的軍旗後，發表演說云：

「兄弟才識本不勝任，既承不棄，亦不能不盡力。現今各省響應，大功已將告成，然我同胞亦不可以自滿。兄弟今天有三層意思，勗我同胞：第一、要努力，現今黃河鐵橋已斷，敵兵已無歸路，誓不能不拚死命。……我若稍存畏縮，敵即攻入我心腹矣！臨戰若不努力而後退者，決意斬首示衆。（衆拍手）第二、須服從軍紀，紀律非服從不可，倘不服從長官命令，……此種士兵萬不能用。以後軍界同胞，須服從長官命令，皆不得規避。（衆拍手）第三、須協同，……若自己各存己見，互相枘鑿，無論有何勢，皆不能成事。……我同胞無論辦事人及軍士，皆

須互相友愛，以期共達目的。（衆拍手）」
（革命文牘第三集）

先生這篇演說詞，都是當時新軍的弱點，故慨乎言之，以期改正而挽局勢。先生演說畢，衆三呼萬歲，先生下壇後，乘馬巡視軍隊，衆皆立正舉槍，先生亦舉手答禮，軍紀之威初立。是晚湖南王隆中旅抵武昌，先生請居正慰勞之，而居部學生軍亦於是晚隨先生赴漢陽，設司令部於漢陽西門外之昭忠祠，以李書城爲參謀長，楊璽章、吳兆麟副之；以王孝鎮爲副官長，以田桐爲祕書長，以蔡濟民爲經理處長，蔣翊武副之，其兵站司

令則由王安瀾主之。於是總部之規模始具。昭忠祠係一破爛不堪之小廟，先生指揮軍事，手批口答，行若無事，而有條不紊，悉中肯綮，於是僚屬皆服先生之才能。

其時各方來援之學生軍，除舊時留日學生數十人外，南京陸軍中小學生有蔣光鼐、陳果夫等數十人，日人萱野長知亦率義士十數人加入作戰行列，復有日本記者二人採訪戰地新聞，以先生雍容儒雅的风度，向日報報導，有云：

「漢陽……城內戒備森嚴，將出西門，遇新募兵二隊入城，年皆自二十至三十許，意氣雄豪，不可一世。出西門……

怒髮衝冠，冠往櫛虛滿，
兩眼抬望眼仰，天長嘯吐
震殿前三十功名塵與土六千
望路雲和月莫等閒白了

少年頭空悲切，靖康恥猶
未雪臣子恨何時滅駕長車

踏破賀蘭山缺壯飢餐胡虜肉笑渴飲
渴血此壯志還從何處尋

黃克強（興）先生手書滿江紅詞墨跡。

黃克強（興）先生手書滿江紅詞墨跡。

則漢陽軍糧餉部在焉，担魚、鷄、肉、菜來者，不招而匯集。茲昔見清軍在孝感，糧餉缺乏，無肯售予，人心可知也。……勸建淮軍昭忠祠，是即中華民國軍政府戰時司令部之所在，亦黃興之所在也。通刺求見，門者導之入一室，……室中桌一、椅數，有軍士送茶至，壁貼文天祥正氣歌，讀未竟，有一人入，則黃之祕書官田桐，未幾，黃亦入見二人，莞爾曰：故人乃相偕來訪也：黃顏色赭黑，……容仍肥滿，身御縞衣，無雜色，足躡黃皮鞋，氣象凜然，令人起敬。談笑間，祕書節正自都督來者，絡繹不絕，黃一一予以覆書，裁決如流，雖甚繁劇，而處之裕如，且語且作答。二

人見事殷，將告別，黃起取雲箋，援筆書秋高馬肥四字，笑贈內藤。狄原亦求書，書殺機二字。……」（上海民立報，載於十月八日）

此先生之戰時生活，出之於外籍記者之手筆，其處事明敏，好整以暇而盡禮，一如往昔。

重圖軍心圖再光復

陽夏之役，最爲暗淡之時，乃吳祿貞之被刺。吳祿貞早已加入革命行列，時任清新軍第六鎮統制（師長），奉袁世凱命，調駐石家莊要地，相機南下，增援陽夏清軍，或入山西。時清軍統制而爲革命黨人者，尚有二十鎮張紹曾，駐灤州一帶，與吳祿貞互爲犄角，誠北方革命軍最佳之形勢。吳祿貞在石家莊，阻塞清軍南下之通路，扣留南運之輜重，他本人則單騎赴石家莊，與已經起義之山西都督閻錫山相晤，準備舉義。袁世凱知祿貞將不利於清軍，乃賄通其部下之協統，嗣機加以暗殺，時爲上海光復之第三日，即十月十六日之事。第六鎮彼接收改編，不僅陽夏北洋軍餉道遂通，且有盧永祥的北洋軍攻入山西。閻錫山部只有逐漸向綏遠退却，與革命聲勢隔絕，是爲北方之大變局，對革命至爲不利。

袁世凱之盡量剷除異己，擴充地盤，旨在作政治販子，以北洋軍之威勢，脅制革命軍就範；而另以革命軍之威勢，壓迫清政府讓位，乘機爲民國之領袖。故吳祿貞遇難後，即派劉承恩、蔡廷幹密至漢口，求見黎元洪議和。先生洞燭其陰謀，乃致書袁世凱，勸其歸順革命，倒戈驅滿，中有一

以拿破崙華盛頓之資格，出而建拿破崙、華盛頓之事功，直揭黃龍，滅此虜而朝食」等語（原函甚長，中央黨史史料編纂會有抄件，此不具錄），真是一語道破袁世凱的居心，由此可知先生是心理戰的能手。時滿清貴族諮府大臣載濤，亦有罷戰言和之意，派黃郛、李書城至滬，探訊其可能性，與袁意不謀而合，而用心則絕對不同。李書城與黃郛都是革命黨人，黃郛至滬，留佐陳其美，而李書城則赴武昌，就民軍參謀長職。先生深恐這一來自兩方面的和議消息，將影響民軍士氣，乃向軍中下令曰：

「自鄂軍起義以來，不旬日間，我同胞之響應者已六七省，足見天命已歸，滿賊立亡。乃虜廷不揣時勢，不問民心，出其獯豸之卒，敵我仁義之師，是實妄干天誅，於我何妨。漢口之戰，吾師屢勝，繼雖小挫，不必介意。……現鄂軍大整，湘軍來援，恢復之功，當在旦夕。……袁世凱甘心事虜，根據初九日罪已詔，倡攝皇室之邪說，先運動諮政院通電各省諮議局，有云政府十分退讓，吾人以求政治革命，不屑為已甚者云云；袁世凱已派心腹多名，分道馳往各省，發布傳單，演說諭衆，冀離間我同胞之心，渙散我已成之勢，設心之詭，用計之毒，誠堪痛恨。我同胞光復舊宇，義正詞嚴，既為九仞之山，何惜一簣之覆，自不致為所動搖。惟恐妖情善蠱，致發衆聽，故此密諭同胞，速飭密探，查拿前項演說之人，消滅傳單，俾風端之仗仗，無由而施，大局幸甚。」（李

廉辛亥武昌首義記

由此可知先生不但長於對敵之心理戰，而且更長於破敵之心理戰，其設想之周詳，大率類此。

新兵誤事功敗垂成

黃克強先生整軍既畢，乃圖漢口之再度光復。先生就任戰時總司令時，即命部隊在襄河（即漢水）的琴塘口搭橋，即為反攻漢口作準備。至是月二十六日橋成，下令反攻漢口，其進兵共分三路：第一路以步兵第三協協統成炳榮率所部自武昌的青山，橫渡長江，在湛家磯登陸，向劉家廟進攻；第二路以步兵第六標標統楊選青率所部乘裝甲小輪及民船，漢陽東方渡裏河，向漢口方面的龍王廟登陸，佔據陣地，相機進攻；第三路由先生直接指揮，組成分子為漢陽的各方部隊，而以湘軍第一協協統王隆中部為右翼，湘軍第二協協統甘典與部為左翼，鄂軍步兵協協統熊秉坤（武昌首義時第一發槍之人）所部為總預備隊，並有砲兵第一標及工程營隨同出發，這一路是反攻民軍的主力。先生命令左右兩翼在是晚黃昏後出發，自琴塘口浮橋渡江，以在拂曉時分發動總攻擊，先生本人則於晚間十時許即過江準備。先生明搭浮橋，為主力部隊的渡河之道，是否為適宜的良策，應該是一個問題。因為搭浮橋不是一件秘密工作，易為敵人所知，事先必有準備；故革命軍渡江之前，即已預設機關槍陣地，向過橋民軍掃射，民軍傷亡慘重，湘軍甘典與所部係新募的部隊，首先不能忍受而急取回路，革命軍陣地

因此動亂，雖由先生督率學生軍陣斬數人督戰，仍無法挽回頹勢，一退不可復制。先生乃嘆曰：「新兵誤事，功敗垂成！」

這當然是一件最為可惜的事。先生倘能根據我國戰史上名將過河的經驗，以琴塘浮橋一路為佯攻，而改以攻佔湛家磯或龍王廟的任何一路為主攻部隊，而以琴塘一路綴敵兵的主力，俟兩路得手，敵軍調攻而猛攻之，則勝券可操了。昔韓信與魏豹隔黃河為陣，那段的黃河以臨晉為最主要的渡口，韓信陳兵河畔，作渡河狀，魏豹乃集全力以防守之，而不知這一路的漢兵是佯攻，其真正的渡河地點為夏陽，而且以木壘為渡河工具，故漢兵渡河成功，而魏豹驚惶失措，魏軍不戰自潰了。故此役反攻之未見功效，戰略部署，無關係，未必全係新兵誤事。先生日後受人口舌，與此不無關係。

渡橋退兵，既一發難制，先生不得已，只好退回漢陽，開會檢討責任，認定甘典與的責任最大，既擅自潰退，又不向漢陽集結，而逕自逃回湖南，罪無可道，乃電湖南都督譚延闓俟甘典與回湘時，即就地正法。又第三協統成炳榮未能依照預定計劃，從青山渡江進攻，議定免職。第二路標統楊選青在應該領兵出戰之日，在家結婚，置軍事計劃於不顧，應予槍決。由此種情形來觀察，可知當時的革命軍，仍不免視軍事命令如兒戲，故此大失敗，乃各方原因之綜合。故先生曾電胡漢民說：

「鄂軍怯，湘軍驕，敗無疑也。」先生所恃者為湘軍，而湘鄂兩軍不合作，亦為實情。

內憂外患交相煎迫

漢陽民軍反攻失敗，北洋軍則乘其疲而反向漢陽進攻，一變而為漢陽的保衛戰。革命軍雖進攻無力，但守尚有餘，故正面北洋軍自九月二十八日起雙方發生砲戰，北洋軍無機可乘，袁世凱乃令段祺瑞部增援，並命李純率領第六混成協繞道孝感，自蔡家甸偷渡襄河，暗襲美娘山要塞而佔之，正面清軍亦自零塘渡口搭浮橋。渡河來攻漢陽，漢陽形勢更加緊急，先生督率所部，迎戰來犯之敵，日以繼夜，不眠不休，但湘鄂兩軍之未能合作，新兵之不服從命令，依然如故。先生仍賴王隆中部之拚死抵禦，尚能維持漢陽之苟安局面，但戰事延至十月初三日，王隆中部實已疲憊不堪，乃退至武昌休息，幸湖南都督譚延闓復派劉玉堂協統率兵來援，初五日到達漢陽，加入戰線，局勢尚能維持。劉玉堂及其參謀人員，真不愧為勇將，親自督陣，竟致陣亡，其副參謀長未幾傷亡，先生派李書城要王隆中重返漢陽參戰，王亦未允，鄂軍亦未派得力部隊增援，以至漢陽守軍，軍力日薄，彈藥日少，清軍卒在猛烈砲火之下，陸續佔領仙女山、龜山等要塞，盡入敵手，初六日午夜，漢陽遂告失守。黎元洪派人迎先生返武昌，先生憤欲投江，卒由同志劉揆一等擁回，方漢陽危急時，先生曾派萬耀煌先生赴贛求援，萬字武樵、鄂東人，原為文學社同志，早已加入革命陣營，辛亥六月考入保定陸軍軍官學校，武昌首義時，曾謁吳祿貞，建議向北京進軍，未成事實，乃南下至滬，投滬軍都督陳英士，受委

為聯絡參謀；後因武昌同志電促返漢，乃由陳都督函介於先生，先生嘉之，留任總部參謀處工作。至此，令其入贛求援。時贛軍李烈鈞所部適有事於安徽，聞訊趕往應援，詎李部甫抵鄂東，而漢陽已陷，使漢陽的保衛，能多得武昌方面的援助，則各省援軍，必紛紛來援，戰局當可挽回。關於湘鄂兩軍間之不合作情形，上海在鄂代表莊蘊寬氏曾有一段記載，頗為客觀，茲節錄如下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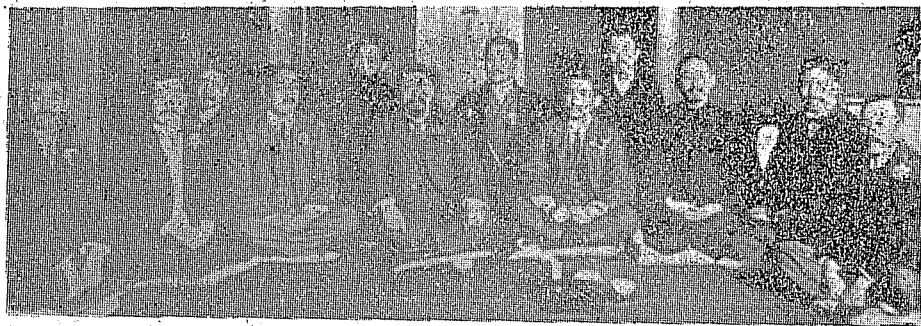
「鄂人自此次發難為不世出之功，趾高氣揚，目無餘子。漢陽空虛，早無可守，幸湘軍勇敢，而官軍（係指清軍）無智，故能支持較久，否則早失之矣。且鄂之視湘，曾路人之不若，湘軍血戰二晝夜，鄂軍不惟不相救援，且猜忌而垢病焉。湘軍迫於饑寒，鄂軍則安於溫飽，懸隔若是，誰復能為用者？余之所見如斯，其餘則不忍言矣。」（盛先覺致梁啟超函中所引，見梁任公年譜長編初稿）

莊蘊寬的所記已如此的可怕，況尚有「不忍言」者！我們客觀的說，漢口反攻之役，先生的部署是有問題的，但是漢陽之失，則鄂軍應負最大的責任，而湘之援鄂，則盡其能事，先生的負責盡職，也是盡其最高的智能。陽夏既失，袁世凱實現其陰謀之可能性增高，而革命軍則未免受到很大的影響。若非滬杭蘇鎮光復，組聯軍以克南京，則陽夏失守之影響，誠有不堪想像的演變了。

先生等既至武昌，與黎元洪等鄂軍政府將領，舉行軍事會議，商討此後行動。會中主張，可分

二派：先生主張撤出武昌，與下游革命軍聯合，襲取南京，此為奇兵之計；黎元洪支持先生的襲取南京的意見，鄂軍政府暫離武昌，譚人鳳及部分鄂軍將領，主張死守武昌，以待各省的援軍，譚並慷慨陳詞，謂如先生等必要襲取南京，請分軍隊及軍需之半，俾便死守武昌，與北洋清軍周旋到底。會議結束，意見分歧，先生決定單身離鄂赴滬，黎元洪怯懦，亦離武昌，移居近郊，而以譚人鳳為長江上游招討使，負責武昌一帶的防守。在此一會議中，足以說明譚人鳳的見解，確較先生略高，尤高於黎元洪。因為事後證明南京的光復，無須借重於上游軍，而武昌經過一段艱苦的防禦後，卻是安全無恙。黎元洪這個不知廉恥為何事的懦夫，在南北和談和武昌安寧中，又回到武昌，執行鄂軍都督的職務，把軍權從譚人鳳手中收回，而以譚為鄂省代表，參加南京的各省代表會議，譚人鳳有功於武昌的防備，而其結果等於被黎元洪放逐。可是譚人鳳對黎元洪卻毫不介意，在南京代表會議選舉臨時大總統時，因對黎元洪未作安排，乃特別投黃興一票，以示抗議。譚氏並非推重黎元洪，而是沒去其革命首義以後羣龍無首之際，出任艱鉅，以維大局，不無貢獻之故。各省代表修改臨時政府組織法，增設副總統一席，而選舉黎元洪任之，未始非譚氏此一抗議之結果。

先生自九月初七日到達武昌，至十月初七日離開，整整一個月，日夜與敵人相周旋，而將士不用命，士卒多離散，內憂外患，交相煎迫，其精神之痛苦與體力之疲乏，不是我們可以想像



第起右)生先山中孫父國 與(人四第起左)生先強克黃年元國民
。念留影合人友本日見接海上在(人四

得到的。十月十一日先生抵滬，時上海已光復，滬軍都督陳其美等組織江浙聯軍，進攻南京，即於先生抵滬之翌日入城，足以彌補陽夏之失陷而有餘了。方江浙聯軍進圍南京時，先生長子一歐

參加作戰，先生特以簡函勗勉之，曰：「努力殺敵，一歐愛父字。」父子均為革命拚命，亦民國革命史之佳話。

。先生至滬時，接見民立記者而告之曰：「此行目的，在速定北伐計劃，並謀政治之統一。」先生仍在為革命效力，由此可知。時長沙明德校長胡元倬亦在上海，慰先生曰：「成功矣。」先生答曰：「我敗來，何出此言？」元倬答曰：「君非軍事家，敗乃常事，前者君一人革命，故難成功，自黃花崗事出後，全國人心皆趨向革命，自成功矣。」胡氏自革命歷程言，自無可訾議；但漢陽之保衛戰，歷時匝月，其間有很多省區光復，終且圍取南京，其失敗處，還是其成功處，這是我們應該特別認識的。

革命排滿不計名位

武昌首義後，各省紛紛光復，大家都感到各自為政之非計，乃由各省推舉代表，至武昌集會，謀組臨時中央政府。一部分代表先行赴鄂，但其時陽夏保衛戰已極激烈，故各省代表之陸續至滬者，暫留上海，以俟發展。於是有留鄂代表與留滬代表之別。陽夏既失，南京光復，革命的領導中心，自武昌轉移至南京。先生既至滬，而南京又光復，各省留滬代表與江蘇都督程德全、滬軍都督陳其美等協議，召開會議，選舉先生為假定亦稱暫定大元帥，黎元洪為副元帥並兼鄂軍都督，主持統籌革命計劃與聯合行動及聯合臨時政府之任務。其所以稱為假定或暫定的，是因為有一部分代表尙留鄂，等他們回來後召開全體會議，作成正式決議案，始去假定或暫定字樣，而成正式的大元帥，作為臨時大總統產生以前的過渡時期之國家最高負責人。後來留鄂代表東返，以鄂省首義之功不可沒，應顧及黎元洪之地位，因此

在全體會議中改選黎元洪為大元帥，而以先生為副，在黎元洪未到任前，由先生代理，這是兩全之計。但是實際上黎元洪對革命毫無貢獻，他這個「床下都督」是檢來的，部分代表不明真相，致有此議。但先生則處之泰然，只要有利於革命局勢的鞏固與發展，他無不樂從。

先生既負責籌劃中華民國臨時政府之組織，乃電請胡漢民北來，共負艱鉅。先生雅重漢民先生，故有此請。廣東光復後，胡氏任都督，力組部隊北援漢陽，詎姚雨平率粵省新銳甫抵上海，而漢陽已陷，先生亦至上海。時革命軍的重要將領如柏文蔚、林述慶等雲集上海，共商軍政大計。先生與柏氏等都主張北伐軍應進佔黃河以南地區，以為南京之屏障，並密派炸彈隊北上，實施暗殺，以亂袁世凱之耳目，然後相機底定魯豫，作為進一步北伐之基礎。但是那個時候，汪精衛已中袁克定勾結之計，出入袁寓，與楊度共倡國事共濟會，受袁囑，特電先生，為袁世凱開脫。先生素厭袁世凱之奸猾，但經再三籌思後，以北伐軍經費無着，進行至為困難，如果袁世凱誠心反正，投效革命，未始非國家之福。乃電覆汪精衛（其時改名季新）說：

「……此時民軍已肅清十餘行省，所未下者才二、三耳。北京不早勘定，恐遭外人干涉。項城雄才英略，素負全國重望，能顧及大局，為一致之行動，迅速推倒滿清政府，全國大勢早定，外人早日承認，此全國人所仰望，中華民國大總統領一位，斷推舉項城無疑。但現在事機迫切，中外皆注意民軍

舉動，不早成立臨時政府，恐難維持現狀，難期進行。現已有各省代表選舉與爲大統領，組織臨時政府。與正力辭，尚未允許，萬一辭不獲已，與只得從各省代表之請，暫充臨時大元帥（按此電發時，鄂方代表尚未返滬），專任北伐，以待項城舉事後，即行辭職，便請項城充中華民國大總統，組織完全政府。此非與一人，全國人心皆有此意。惟項城舉事易速，宜須合中國爲完全民國，不得令孤兒寡婦（按係指隆裕太后與宣統帝）尙擁虛位。萬一牽延不決，恐全國人皆有恨項城之心，彼時全國臨時政府如已經鞏固，便非他人所能搖動。總之，東南人民希望項城之心，無非欲早日恢復完全土地，免生外人意外之干涉。項城若肯從人民之請，英斷獨行，中華民國大總統，與知全國人民決無有懷挾私意，欲與爭之者。此時防速成功，民國幸甚。……」（山東魯齊公報第十號革命文獻彙編第五冊轉載）

袁世凱志在挾革命軍以推翻滿清而爲民國總統，先生則以袁世凱應速推翻滿清，響應革命軍爲要求，尤以迅速行動爲着眼點，而以臨時政府即將成立以警之。這是高等的心理戰術。先生曾隻身革命多年，曾以二、三百人橫行於粵桂邊區，曾以八百人起義廣州，從無怯意，而此時十餘省已響應，而忽有軍隊不足，餉糈缺乏之顧慮，此或與漢陽保衛戰之失敗有關。先生對於大元帥或副元帥代理大元帥職權，均堅決不就，有人懷疑此或爲黎元洪之通電反對有關，其實不然，時孫先

生已有返國消息，故先生有以待之耳。但對革命政府之組織與軍事之進行，先生當仁不讓，一切照常負責。真正的革命家，不計較名位，先生有之矣。黎元洪之反對選舉先生爲大元帥，他是想望這一最高的榮譽的，此人何德、何能、何功？而欲當此高位！一言以蔽之：虛榮而已，而置國事於腦後也。這個假革命分子，民國初年，有黎菩薩之稱，實則僅能與小鳳仙、余叔岩等倡優並稱爲黃陂三傑而已，然小鳳仙有翼護護國軍神蔡鐸之功，余叔岩在民十前後與楊小樓、梅蘭有北平伶界三大賢之稱，都有真貢獻與真本領，若黎元洪者聞革命軍舉義而躲避於床下，被人拖出而拜爲鄂軍都督，猶復覬覦大元帥之位而反對黃興之當選，其後又覬覦而爲民國之副總統與總統，北洋軍閥招之即來，揮之即去，黎菩薩直一個貪戀祿位的軟骨蟲而已。

清帝遜位民國成立

南北和議之說，首倡於袁世凱，劉承恩奉袁命在漢陽危急時至鄂探和談之可能，爲此事之發端。其時民軍尙無統一之組織，先生正在漢陽督師，黎元洪時時怯懦而有遁走之企圖，談判無對象，且劉承恩之地位，亦非足以代表袁世凱者，故此議如曇花一現而已。漢陽既陷，漢口英領事出而調停，雙方停戰三天，於是和談之議再起，民軍亦欲藉此機會，以資休養補充，乃推伍廷芳爲總代表，袁世凱亦派其親信郵傳部尙書（交通部長）唐紹儀爲代表，首先會議於上海英租界的南京市政廳，當即決定停戰，如有擅自行動之軍隊，將從嚴處置。先生鑒於部隊之實力懸殊，故陽示

堅強，而陰實贊成，故對廖宇春以私人資格，由北來南，作幕後活動，先生密令江浙聯軍參謀長顧忠琛與之接洽，由此可知先生對和議之期望。

時袁世凱與其得力將領馮國璋之間已有嫌隙。原來，隆裕太后在陽夏勝利後，曾召見馮國璋，馮力言革命軍軍力有限，不堪一擊，平「亂」極有把握。袁世凱知道了馮國璋的奏對，深爲不滿，故陽夏前敵總指揮之職，撤馮國璋而易以段琪瑞，段在陽夏前方，恪守停戰命令，未滋生事端。由此可知袁世凱對清政府之偽忠，段琪瑞知之，而馮國璋不知也。廖宇春仍任保定陸軍小學堂監督，與段部最主要將領之一的靳雲鵬頗有交誼，段與靳則與袁克定交往頗深。廖宇春看到袁世凱有贊助共和之意，得靳雲鵬之支持，南下展開幕後活動，向先生力陳袁世凱之意向，故先生手令密派顧忠琛爲代表，在上海四馬路的文明書局樓上，進行談判，議定秘密條款五項如下：「（一）確定共和政體；（二）優待滿清皇室；（三）先推翻滿清政府者爲大總統；（四）南北漢滿軍出力將士，各享其應得之優待，並不負戰時害敵之責任；（五）同時組織臨時議會，恢復各地之秩序。」（廖宇春新中國武裝和平解決記）伍廷芳與唐紹儀的會議桌上所談的問題，主要的祇是這些協議的細節罷了。

廖宇春攜此五項決議北返，與靳雲鵬商決三項行動：（一）運動親貴，由內廷降旨自行宣布共和；（二）由各軍隊聯名要求宣布共和；（三）用武力脅迫，要求宣布共和。第一步工作，由於宗社會首領良弼等反對，無法實現，乃祕密策動

段祺瑞等四十餘將領聯名通電，要求共和（翌年二月初四日）；而革命同志彭家珍之刺殺良弼，使清室宗親之反對共和者，皆噤若寒蟬，不敢再有反動言行。故彭家珍之一槍，對滿清之退位與和議之完成，實有催生之功。

十一月初六日，即陽曆十二月二十五日，孫先生自歐返抵上海，滬軍都督陳其美專輪往迎，由宗仰上人迎往上海著名的愛麗園即哈同花園暫住，園主人爲英籍猶太人歐斯愛哈同，女主人則爲國人羅迦陵女士，篤信佛法，禮尊宗仰上人，即所謂烏目山僧者便是。烏目山僧爲一革命僧人，由於深得羅迦陵夫人的尊崇，上海革命黨遇有急需，常由山僧向羅迦陵夫人說項而得資助，故滬上同志對他非常尊敬，至此與孫先生同住愛麗園，園主人待以上賓之禮，先生與英士先生相互研討，籌商組織臨時政府問題，宋教仁對於臨時政府的組織，本已擬具一套責任內閣制的辦法，孫先生不以爲然，反對的理由是：

「內閣制乃平時不使元首當政治之衝，故以總理對國會負責，斷非此非常時代所宜。吾人不能對於惟一置信推舉之人，而後設防制之法度。余亦不肯詢諸人之意見，自居於神聖之寶座，以誤革命之大計。」（胡漢民自傳）

張人傑首先支持孫先生的意見，乃商討內閣總理人選，衆屬意於先生，先生力辭，強而後可，於是孫先生任臨時大總統，先生任內閣總理之議始定。先生乃於初八日偕宋教仁赴南京，與各省代表接洽三個問題：其一，改用陽曆；其二，起

義時用黃帝紀元，今應改爲中華民國紀元；其三，政府組織改總統制。各省代表均表贊成。初十日選舉總統，每省代表有一投票權，出席者十七省代表，孫先生得十六票，先生得一票。於是確定孫先生爲中華民國第一任臨時大總統，於明年一月一日（陽曆）宣誓就職，遂以是日爲開國紀念日。一月三日（以下均用陽曆），孫先生通電各省，派參議院組織臨時參議院，各省代表選舉黎元洪爲副總統。中華民國臨時政府，遂告成立。

臨時政府設秘書處、陸軍部、海軍部、司法部、財政部、外交部、內務部、教育部、交通部、實業部等九部，各部設總長一人總其事，次長一人輔助之。孫大總統舉先生爲陸軍總長兼參謀總長，蔣作賓爲陸軍次長，鈕永建爲參謀次長並代理部務。臨時政府的各部首長，黨人參加者不多，而次長則一律爲黨人，這便是所謂「總長其名，次長其實」的原則，可以使聲望高而同情革命的紳士名流得爲總長，是一個團結的良好政策。各總長人選，除司法爲伍廷芳、外交爲王寵惠是出於孫先生之主動提出，餘皆由先生提出而經孫先生同意者。關於臨時政府人選問題之商決，張溥泉先生繼，有一段頗堪注意的記載：

「民國元年，革命政府成立之際，一日于右任訪克強，適展堂、鈍初在座。克強曰：『你來正好，我們組織政府的人選，大家商議商議。右任提及應注意武漢首義同志惟當時武漢對克強不好，克強亦厭惡武漢數人。加以孫武到上海，態度殊惹人厭，英士更表示反對，竟以各部次長予海外歸國同志，而於

武漢起義者反未顧及，實爲一大失。湯薌銘即在歐洲盜總理皮包之人，克強竟未知，亦任爲海軍部長，更招物議。』（張溥泉先生全集）

擬定六路北伐計劃

從這記載來看，可知商決臨時政府者，胡漢民、宋教仁、陳英士、張繼及于右任皆參與其事，而由先生總其成，先生之意見較多，應爲事實，未必是先生一個人的主張，但其不妥處，則由先生承當其責任了。

黃克強先生任陸軍總長後，曾電請黃郭至寧任參事，陳都督不允；曾接見鎮軍總司令林述慶，林請辭總司令，願以個人力量協助先生，先生亦拒之。黃郭任滬軍參謀長，爲陳都督之得力助手，先生不能得其助，是爲先生之損失。至於林述慶野心甚大，到處爭權奪位，先生拒之是也。一月九日，陸軍部正式成立，編制及部分人選均定，先生本對軍制、軍紀、軍法等建立抱有有很大的期望，尤其對北伐的支援，更具熱誠。但當時最大困難是經費問題，殊使先生有無米爲炊的痛苦，晝思夜想，無法解決，以致患咯血病，其爲國事負責之精神，令人欽佩之外，又不勝同情。袁世凱既以未來的民國總統自居，南京臨時政府成立，雖孫大總統曾有「虛位以待」的宣示以促其從速反正，但袁頗失望，表示「南京組織臨時政府一事，未敢與同」，並將唐紹儀與伍廷芳所成立而得袁之同意的協議，藉口唐逾越權限，不予承認，改爲直接商談，而各地北洋軍即滋生事端，和談前途，頓呈暗淡。先生知袁世凱無誠意言和，乃與各省民軍聯合，展開北伐的運

動，於是擬定六路北伐的計劃。這六路北伐軍：第一軍，以湘鄂兩省部隊爲主力，沿京漢鐵路（即後日的平漢鐵路）進，先攻河南；

第二軍，以在南京的各省北伐軍爲主力，沿津浦鐵路前進，進取魯豫兩省；

第三軍，以淮揚駐軍爲主力，沿運河北上，進攻魯南；

第四軍，以烟台駐軍爲主力，西取濟南，與第二、三軍會合；

第五軍，以關外革命軍爲主力，入關以脅北京，以策應一、二、三、四各軍；

第六軍，以山西陝西的革命軍爲主力，東出娘子軍與潼關，與第一軍會師後，與其他各軍會攻北京。

先生的六路北伐計劃，可以見先生在軍略方面之才能，然六路民軍實際出動者僅第二路，其主力爲粵軍姚雨平部與淮軍陳幹，清軍張勳一敗於固鎮，再敗於南宿州，棄徐州而遁濟南，津京大震。先生又連電促各省出兵，照計劃行事，各省亦請先生下北伐令，相繼出兵。袁世凱始知民軍實力之不可侮，又有求和之意。會革命黨人張先培、黃之萌、楊昌在北京三義茶店實行對袁世凱之暗殺，雖未使袁世凱受傷，然已使之魂飛魄散，不得不密令唐紹儀向南方探詢和意。孫先生乃提五項議和條件：（一）清帝宣布退位，袁即知照北京各國公使，請轉達民國政府，或由駐滬各國領事轉達亦可；（二）袁須宣布政見，絕對贊同共和主義；（三）向各國宣告清帝退位後，孫大總統即行辭職；（四）由參議院舉袁爲臨時

大總統；（五）袁被舉爲臨時大總統後，須遵守參議院所定之憲法（按指臨時約法），乃能接收事權。孫先生之所以辭職讓袁者，根據胡漢民先生的記載，實由於先生開示兵數糧餉與財政之窘態，民軍實無法施行六路北伐的大計之故。

袁世凱看到民軍提出條件之如此迅速，必有其內部之困難；而且他的基本要求，業已達到目的，乃對民軍在安徽等地肆行攻擊，作爲討價還價的張本；對滿清施以壓力，迫令退位，於是段祺瑞等四十餘將領通電要求共和，有「謹率全軍將士入京，與五公剖析利害」的威脅語，「今日曹操」的真面目，至此畢露了。這是一月二十二日的事。二月二十二日，清帝退位，孫大總統實踐諾言，於十三日向參議院辭職，舉袁世凱以自代。翌日參議院選袁世凱繼任臨時大總統。南北和平統一的基礎始定。然尚有若干枝節問題，如建都南京宣誓就職問題等，民軍認爲牽制袁世凱之有效辦法，一一被袁世凱破壞，最後牽制袁世凱的內閣制與臨時約法，也都破壞，終且造成袁世凱的帝制自爲與北洋軍十餘年的割據局面，皆南北和平統一對民國的後遺症，其對國家之爲害，可勝言哉！

南京臨時政府的結束，延至四月一日，其間先生所作的陸軍善後工作，頗多有意義之事，如限制各省招兵，召開軍事會議確定軍制，解女子北伐軍，成立各省陸軍昭忠祠，電請各省裁撤軍政分府、縮減軍隊等，而最重要者莫過於南京陸軍將校聯合會的成立，與會者有各軍將領三百餘人，舉先生爲會長，這是軍界團結的組織，對日

後的軍事行動，有很大的影響。三月三日，同盟會開全體會員大會，選舉孫先生爲總理，先生爲協理。凡此種種，都是爲了南京臨時政府結束後的善後問題之重要處置。

當時同盟會同志對於袁世凱的新政府各部人事最注意者爲陸軍部。滬軍都督陳其美對此問題，特別發表通電，提出原則性的主張，他說：「南北統一政府，將次設立。憶當此軍政時代，陸軍部尤關重要，總次長非有醉心共和，威望道德學術經驗，確爲全國軍界所信仰者，不能勝任。」陳先生的見解，可謂非常的正確。但是此一建議，應提出南北和議席上，那才不致使新的陸軍總長，落入袁系軍人手中。但此一問題，仍與建都南京有關。假使首都都在南京，而陸軍總長爲同盟會人士，則定能對袁世凱發生制衡作用。如政府已遷北京，在四周都是北洋軍，一個孤立的陸軍總長，並不能發生作用。進一步說，總長人選，由總統提出於參議院，得同意始能就任，故陳都督之主張，如被袁世凱採納，袁亦可行使免職權與另行提名權，無補於實際。但陳氏此電發出後，却引起部分人士之誤解，以爲先生有壟斷陸軍之意圖。先生不免多費一番辭而闕之的麻煩了。袁世凱既破南下就職的南方計劃，改在北方就職，先生恐各省部隊不服，乃通電全國軍隊恪守法紀。及袁世凱無端增招新兵，先生則通電反對之。至組織拓殖協會之事，組織中華民族大同會而領導，也都是爲南京臨時政府結束後爲袍澤留一退步，爲國家之將來，留一監督機構，用意都很深遠。（未完）